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旅游发展困境及对策研究

——以贵阳市花溪区镇山村为例

杨斯涵¹

(贵州财经大学 文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 新时代发展乡村旅游要求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部署, 以民族文化旅游为载体, 以乡村旅游为媒介, 推动我国民族地区进一步实现可持续发展。受各种主客观因素制约, 目前民族地区旅游发展存在资金不足、政策受限、资源开发不当等问题。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应该紧密结合当前乡村振兴的新要求和新趋势, 加大政府支持力度, 合理开发地方特色资源, 实行发展与保护并举, 走出一条卓有成效的乡村旅游之路。

【关键词】: 乡村振兴 乡村旅游 镇山村

【中图分类号】 F323.8 **【文献标识码】** A

1 研究背景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和政策体系,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旅游业既是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 也是促进乡村文明复兴的有效途径。随着全域旅游时代的来临, 乡村旅游成为既发展乡镇企业之后实现乡村振兴的又一重要方式。新时代发展乡村旅游要求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部署, 坚持全域乡村旅游融合发展。在新常态下,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须借助民族文化旅游这个重要载体, 合理保护建设传统村落, 以乡村旅游为媒介, 推动我国民族地区进一步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前学界对于乡村旅游的研究成果颇丰, 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 通过民族文化特色资源实现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相结合。周义龙指出应将“精准扶贫”与“全域旅游”相结合, 依托乡村旅游发展, 创新旅游扶贫模式, 形成“旅游+扶贫”的全新格局, 走出一条卓有成效的乡村旅游发展促进精准扶贫的新路子。张春美通过分析乡村旅游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 提出吸收多元主体参与帮扶、延长产业链、打造创意旅游等破解路径。吴靖南通过分析乡村旅游扶贫的实践依据和驱动机制, 设计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实现路径, 提出乡村旅游扶贫的保障机制, 指出发展乡村旅游是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有效路径。

其二, 结合实际情况探讨实地旅游支持系统对于乡村旅游的影响因素。李莺莉认为乡村旅游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反生态”问题根本上制约了乡村旅游经济生态化转型的进程。加快乡村旅游经济的生态化转型不仅是乡村旅游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也是新型城镇化的现实导向。吴红梅主要分析乡村旅游供给侧改革中的改革经验, 指出贵州乡村旅游供给侧改革实践中优化旅游要素结构、产品结构、产业结构推动了贵州旅游乡村旅游转型升级。

作者简介: 杨斯涵(1992-), 女, 满族, 黑龙江海伦市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民族艺术与民族文化产业。

当前民族文化旅游业面临非常好地发展机遇，不可忽视的是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不少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基于乡村振兴背景，通过分析镇山村乡村旅游发展现状，为民族地区旅游发展提供经验启示。

2 镇山村旅游发展现状

2.1 镇山村基本概况

镇山村位于贵阳市花溪区石板镇，是一个以布依族为主，苗族、汉族杂居的少数民族传统村落，距离贵阳市中心约 21 公里，距离花溪区中心约 9 公里。村落依山而建，三面环水，紧邻花溪水库，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降水丰富且阳光充足，生态环境优美，文化遗产保存良好，旅游资源较为丰富。

村寨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至今具有 400 多年的历史。全村现有村民 160 多户，村域约 3.8 平方公里。以木石结构为主的传统建筑是镇山村的主要文化景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布依族传统节日六月六以及布依族山歌均构成了镇山村的活态文化。1999 年在中挪文化合作项目下，镇山村布依族生态博物馆成立，意在通过社区居民的参与达到保护文化景观、传承民族文化的目的，因而被称为“没有围墙的博物馆”。总体而言，镇山村生态博物馆既能重新发现地方，又扮演着重构人与自然及文化遗产关系的角色，不仅能保护民族文化，也能够乡村振兴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2.2 镇山村旅游业发展现状

镇山村的旅游业真正作为一种村民赖以谋生的产业及生计方式仅有不到 20 年的历史。镇山村是贵州省重点打造的民族文化村之一，于 1993 年被列为省级保护单位，1994 年被评为民族文化保护村，同时作为四点一线推出旅游市场，1995 年农家乐模式开始起步，至 2000 年在政府主导下与挪威签订生态博物馆合作协议，从此镇山村的旅游业得到了较大发展。为了发展旅游，镇山村不但修建了公路，也对操场进行了翻修，修建了停车场供游客停车。2005 年之前是镇山村的旅游上升期，借助乡村旅游，村民的生活质量得到改善，经济收益大幅提高。此阶段镇山村周边景区的竞争力较小，因而旅游业发展十分迅速，短短数年之内游客总量已超过 100 万人次。截止 2005 年底，镇山村对于道路工程、污水处理系统、停车场建设等项目的费用已经接近 800 万元，每年游客接待量平均为 13 万人次。但 2005 年之后，随着周边景区发展势头逐猛，而村寨在旅游项目上的操作空间较小，镇山村的旅游业发展速度不复从前。随着贵阳周边的村寨陆续被开发为旅游景点，镇山村已不再是游客的第一选择。近几年村寨的旅游业不太景气，游客数量在 7 万人次上下浮动，较之周边天河潭等景区，村内游客偏少，整体氛围显得较为冷清。因此最近数年镇山村的旅游收入呈下降趋势，从 2010 年的 300 万元滑落至 180 万元上下。中共中央先后提出全域旅游战略及乡村振兴战略后，镇山村成功纳入花溪区全域旅游示范区。然而目前旅游业的衰落态势仍未扭转，现行状态下迫切需要找到一个可行的方案来改变镇山村乡村旅游的颓势。

3 镇山村旅游业发展的困境

通过实地调查与访谈了解到，镇山村的旅游业停滞不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3.1 严重缺乏资金支持

资金不足是贵州民族地区旅游发展较为突出的问题，政府对于镇山村旅游业在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民族文化传播方面的扶持力度相对不足，资金缺乏导致资源开发水平受限。以镇山村重点景观布依族生态博物馆为例，博物馆的运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政府财政的大力支持。后续资金的匮乏严重限制了镇山村的博物馆运营。作为一个中挪两国合作的文化项目，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是一个国家层面的行为。当挪威的资金资助结束之后，政府与其他各方的支持也逐渐减少。最初用于生态博物馆投资与贵州省政府的配套资金一共是 300 万，然而仅建造信息资料中心就已经耗尽了全部预算，其他项目上的投入极为有

限。随着 300 万资金的到位，区政府停止了对于镇山村的投资。由于缺乏专项资金，又没有后续投入，镇山村生态博物馆的运行缺乏活力。资料信息中心杂草丛生，缺少管理，馆内没有导览人员，展品得不到更好地维护。

此外，镇山村的运转费用与设施更新完全依靠景区收入，传统民居没有得到有效保护，节日活动难以持续举办。资金严重地限制了镇山村生态博物馆的运营状态与保护能力。在物质文化遗产方面，1995 年至今的 24 年中，政府对于传统民居的保护没有投入相应资金。因经费不足，例如六月六等传统节地举办也往往遇到困难。近年来镇山村难以向文化部门申请到资金，村民往往通过自筹的方式筹集节日经费。总体而言镇山村的节日影响较小，辐射面较窄，造成的社会效应也偏低，动辄数十万的费用对于村民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因此他们对节日的热情不复从前。

3.2 旅游开发受到保护政策限制

镇山村位于花溪水库旁，作为贵阳市的饮用水源，政府对于水源地有严格地限制，在严格饮用水源保护区和水功能区保护的基础上，禁止、限制、控制与水源地保护无关的行为。此外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与历史文化名村，镇山村的自主规划无法得到审批，招商引资较为困难，各种项目地施展空间小。可以看出，生态博物馆既是一项荣誉，同时又是一把枷锁，保护与发展的困境在镇山村表现得十分明显。为了保护传统村落的原始风貌，旅游项目的规划及开发较为困难，开发商投资意愿较低，旅游环境长期得不到改善，居民就业问题也得不到解决。生态博物馆的理念以及保护单位的限制使得镇山村整个景区规模较小，旅游项目单一。游客进入镇山村景区后除了欣赏传统木石结构建筑以及体验农家乐以外，没有其他活动可以进行，因而造成游客停留时间短，消费面狭窄，无法提高景区旅游收入。政府的种种限制使得镇山村无法对周边景区形成竞争力，造成对游客吸引力低，损害了当地居民的热情与积极性。

3.3 民族特色文化资源开发不足且保护不当

相对其他少数民族村寨，镇山村距离市区较近，民族文化氛围不算浓厚。外来文化冲击下，村民缺少文化自觉，保护意识淡薄。村中虽然多为布依族，但青年对于布依语或者布依山歌的兴趣不深，只有老一辈的村民仍旧能够使用布依语进行演唱。此外，以木石结构为主的石板建筑受到损害后难以维护，随着传统工艺日渐衰落，居民不得不以其他方式替代石材，木石结构民居被砖混结构楼房所取代，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村落的文化景观。在乡村旅游的背景下，镇山村开始引入农家乐项目，22 栋受到保护的传统民居中有数栋民居都因此进行了改造。为了便于提供餐饮服务，许多建筑设立了顶凉棚露台，建筑外立面的变化使得村落整体风貌发生了改变。

另一方面，镇山村的旅游产品与其他少数民族村寨差异性不大，旅游产品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现代消费主义作用下，节庆失去了原本的意义与功能，成为了一种可供人们消费的旅游资源。乡村旅游过度无序开发，一味迎合游客需求而忽视了自身特色，没有合理利用文化自然资源，造成了千村一面的窘境。镇山村最主要的旅游产品是农家乐及节庆表演，与周边景点没有明显不同。文化旅游产品基本上以观赏为主，文化体验与文化休闲产品不多，本地特产缺少个性，没有突出布依族文化旅游的重点，缺乏特色性、文化性与参与性。

4 镇山村旅游发展对策及建议

要转变镇山村乡村旅游颓势，促进遗产保护区和谐发展，使得文化遗产与生态遗产能够保持其真实性、完整性与原生性，最终实现乡村振兴，必须反思现存问题，学习国内外成功经验，扩大社区居民的参与度，加大资金及人员的投入力度，让民族文化以动态的、富有生命力的姿态传承下去。

4.1 政府的支持必不可少

仅靠景区自给自足不可能实现持续发展，政府必须给予扶持帮助。具体来看，首先镇山村的基础设施仍旧不够完善，停车场车位少，资源紧张，政府应该拓展设备设施，缓解对景区的压力。其次，由于地理位置差异，旅游带给村民的收益不同，拉大了上下寨之间的贫富差距，导致不同地区居民对旅游的情绪不同，因而需要政府合理引导干预。再次，生态博物馆在行政以及财政支出上依靠政府，在业务上归属于国家文物局以及贵州省文化厅，民众无法通过正式渠道参与博物馆的保护工作。基于此种情况，此阶段政府部门的支持极为重要。信息资料中心功能并不完善，后续资金投入情况不如预期乐观，这造成了遗产保护工作难以开展。在尚未授之以渔的现状下，如何维持生态博物馆运作，达到文化就地保护的目标，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因此，政府部门需要加大后续投入力度，鼓励社区居民维护保护区景观，提升他们对于民族文化的自豪感与自觉意识，对于没有经济能力的村民应主动采取帮扶，同时给予他们一定的奖励。资金与人员的支持极为重要，既然现行模式以政府引导为主，政府部门应该发挥相应职能，起到支持与监管的作用。在支持引导的同时，生态博物馆应逐步扩大民众的参与度，将管理权下放至当地居民。

4.2 提高民众的文化自觉

镇山村距离花溪区中心仅 9 公里，离城镇较近。与其他少数民族村寨相比，镇山村的民族文化氛围不算浓厚，民族特色相对不足。乡村旅游建设中，村民是文化的真正拥有者，其核心是公众参与。因而发动民众积极参与，最终使得镇山村生态博物馆走上由社区居民全面管理并依靠他们规划发展方向的道路才是长久之计。为了实现社区居民真正主人公角色的转变，提高民众的文化自觉意识，系统地教育与指导不可或缺。定期举办民族文化培训班，鼓励社区居民使用民族语言进行交流，穿着布依族服饰，将布依族文化元素融入日常生活，真正保留动态的、富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化，而非以一种展演形式向游客展示已经失去原意的历史记忆。此外应该开通非正式渠道，确保社区民众的声音能够被倾听，通过广泛地参与唤起村民的自我意识，最终达到保护活态文化的目标。

4.3 坚持保护与发展并举

镇山村布依族生态博物馆是景区最重要的景观。虽然生态博物馆没有固定模式，但从实际来看，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实践大多与旅游业挂钩。同时肩负推动区域经济责任，是我国首批生态博物馆区别于国外生态博物馆的显著特征。尽管有学者悲观地认为这已经背离了博物馆的初衷，演变成了中国最为常见的民俗旅游村，然而我们也不应忽视保护区居民对于经济发展的渴望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生态博物馆绝非是一种异域想象，它更不是以怀旧地姿态去消费自然或者历史遗产，在这其中人才是主体。它不是一成不变地将保护区变成毫无生气的展厅，其真正任务应该是帮助在地居民表达意见，保留历史记忆。没有发展的保护将难以为继，既不能盲目地追求短期经济利益，也不能将社区居民的生活视为凝固的文物。在不破坏民族文化的前提下达到改善民众生活质量的目的，实现保护与发展并举，在保护中谋求发展，才能使社区文化富有活力与生命力。

4.4 创新旅游业态，合理利用资源

《贵州省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条例》中指出要坚持“保护优先，突出特色，科学规划，活态传承，合理利用”。为了打破镇山村景区小，旅游项目单一，旅游产品同质化严重的困境，扩大对游客的吸引力，需要创新旅游业态，打造镇山品牌。特色是少数民族村寨的灵魂与生命，没有特色将很难生存和发展。应把镇山村布依族地方特色文化旅游资源，包装成各具特色又风格迥异的旅游线路产品，通过现代化的“旅游+”的营销模式，精准推向市场，推动旅游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创新发展，充分利用自身的特色和优势，积极挖掘本地乡村旅游资源的特色和亮点；此外也应适当开展具有浓郁本土特色和地域文化的、参与性较强的休闲体验乡村旅游活动，以特色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带动当地旅游产业。

5 结语

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任重道远。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必须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推动民族地区旅游经济绿色健康永续发展。振兴乡村首先要振兴文化，因此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必须强调传承、弘扬特色民族文化，提高民众的文化自信。乡村旅游既能重新发现地方，又扮演着重构人与自然及文化遗产关系的角色，不仅能保护民族文化，也能够乡村振兴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笔者在实地调查后发现，镇山村存在村民缺乏参与性、旅游开发同质化严重、村落整体保护不到位等问题。只有突出社区居民的主体地位，提高他们的参与度，提高对于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的资金及人员支持力度，以自下而上的路径去反思目前的困境，才能在保护中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

参考文献:

- [1]周义龙.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运作体系和推进策略研究[J]. 农村实用技术, 2018(09).
- [2]张春美, 黄红娣, 曾一.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运行机制、现实困境与破解路径[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16(06).
- [3]吴靖南.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实现路径研究[J]. 农村经济, 2017(03).
- [4]李莺莉, 王灿. 新型城镇化下我国乡村旅游的生态化转型探讨[J]. 农业经济题, 2015(06).
- [5]吴红梅, 张香菊, 费广玉, 等. 乡村旅游供给侧改革经验探索——以贵州 M 村为例[J]. 成都工业学院学报, 2018(03).
- [6]汤芸. 以山川为盟——黔中文化接触中地景、传闻与历史感[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8.
- [7]金露. 遗产·旅游·现代性: 黔中布依族生态博物馆的人类学研究[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